



在森林地帶

李伏娃著

新文藝出版社

李 伏 娃

在 森 林 地 帶

倪 亮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КСЕНИЯ ЛЬВОВА
НА ЛЕСНОЙ ПОЛОС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1

在 森 林 地 帶

原 著 者	蘇 聯 李 伏 娃
翻 譯 者	倪 亮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書號(667)[VI 114]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27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7 7/25
1954年9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0100冊

定價 6,70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曾得斯大林文藝獎金三等獎，它生動地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改造自然中所表現的勞動熱情，同時，描寫了年青一代對舊的落後的思想所作的不屈鬥爭。

本書的主人翁娜斯嘉是一個年青的植林組女組長，她在開始進行植林工作時遭遇了很多困難，因為那時候，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還未頒佈，有些人認為植林工作是件無足輕重的事。本書中所描寫的集體農莊的主席也是屬於這一類人。於是，這位女主人翁就得不斷地與這一類落後思想作鬥爭，在阻礙重重的環境下堅持工作，同時獲得了青年們——尤其是共青團員們的支持，最後，終於獲得了勝利。

尖利的風刺刮着娜斯嘉的臉面。她把自己尖尖的、紅凍凍的下巴縮在綠棉襖的溫暖的衣領裏，同時把凍僵的雙手籠在袖子裏。

卡車不穩地搖晃着，濺起了水窪裏的水。

車子裏堆滿了喬木和灌木的各種樹苗。那些樹堆成鬆鬆的、富有彈性的一堆，小根都朝一個方向放着，上面小心地蓋着潮溼的簾子。

在車身的後方坐着亞沙·路基揚諾夫。他好幾次想跟娜斯嘉談關於村蘇維埃大會的事情，他們現在正開完這個會回來。可是透過那欄柵似的樹苗堆可以看到娜斯嘉的氣忿的臉面，那樣兒使亞沙不敢去叫喊她。

他開始朝草原眺望，口裏吹着寂寞的手風琴師那支曲子。

草原在初春的陰霾的天空底下伸展着，它平坦而荒涼，連一棵灌木都沒有，有的是低地裏鉛樣發亮的水窪和那甦生起來的、像一條條淡藍色地毯似的苦艾。有些地方展延着茂密的、亂蓬蓬的冬麥地。在它們的一片翠綠之中，那從秋天留下來的、種植在田地旁邊的向日葵猶如歪斜的灰色木棒似的豎立着。一塊塊黑色的休耕地和護田森林帶的光禿禿的樹條子在眼前浮了過去。

娜斯嘉聽到亞沙的口哨聲，羨慕他能夠在任何時候都保持鎮靜和沉着。她就做不到這樣。她在生氣，爲的是在苗圃裏，她幾乎至於下跪央求，才弄到這麼一部卡車。集體農莊主席庫茲馬·阿符傑伊奇拒絕給娜斯嘉運輸工具，雖然他分明知道：種植新森林帶的土壤已經準備好，至遲到明天早晨就得種起來，要不然，所有的水分都要失掉了。當大會上指出光明之路主席不瞭解植林的全部重要性的時候，庫茲馬·阿符傑伊奇就嚷了起來，說：『集體農莊應該解決糧食問題，而不是種樹條子。它們要能派用場，還得等上一百年。』機器拖拉機站的森林土壤改良家彼得·伐西里葉維奇起來反駁他說：『不能夠把田地跟森林割裂開來。森林是田地的保護者，也是它的要素。』可是娜斯嘉明白這些話都不會有什麼用處，——離開鬥爭的盡頭還遠得很。

『真奇怪，』她思忖着，『還要向大家怎麼解釋才好呢？好像已經聽了幾百次的報告、講演、實習課——可是還不能大家全懂！如果不是大家全懂，森林就難以在草原上成長了。彼得·伐西里葉維奇的話說得完全正確：「在草原上植林，這同時也就是教育人們——從集體農莊的主席，甚至某些區工作人員起一直到牧人們爲止。」……』

亞沙繼續吹着口哨，娜斯嘉忍不住，也就開始輕輕地唱了起來：

夜晚的涼風從田野上吹來，
蘋果樹上的花朵紛紛落地，
你老實說吧，你要的是哪一個，

你說啊，年青的手風琴師。

『喂，西淑娃！睡着了嗎？』傳來司機粗魯的聲音，『我們走哪一條路啊？』
娜斯嘉把雙手從溫暖的袖子裏抽出來，朝前面望去。

湖泊透過金雀枝的叢林在閃閃地發着光。在湖後面橫互着光明之路的田地，那兒已經替森林帶整好了土。娜斯嘉告訴司機說最近的路是繞過湖走。要是沿大路走的話，那就得繞三公里多的彎路。司機急忙稍稍煞住了車，朝低地駛下去。湖上有兩個戴着毛蓬蓬的、像白嘴鴉窩似的庫班帽的老爺爺在那兒打魚。一只小船搖搖晃晃地停靠在岸邊。在小船近旁的岸上，有相當大的一堆魚在閃閃地發着光。

老頭兒們一看到汽車，便揮起手來，嘴裏不知叫喊着什麼。可是誰都沒去留意他們，而卡車就沿着金雀枝叢向前行駛着。

突然間，車輪開始在原地滑轉。引擎怒吼起來，接着就停息了。

『啊呀，坑在泥裏了……』一個聲音從湖上傳來，『先該問一問老爹們的。咱們對你們叫喊來的。這兒是泥塘啊！』

司機咒罵着，鏗鏘一聲開了車門，朝前面的輪子瞥了一眼。亞沙跳下水汪汪的泥潭裏，察看了一下陷在泥裏的輪子，便對那怯生生地從車子裏向外望的娜斯嘉小聲說道：

『半個輪子陷進去了。看這樣子要搞到晚上才走得成。我建議把樹秧搬到船上運過去。老爹們

不會拒絕幫司機的忙的——我來跟他們交涉一下。」

老爹們答應了，條件是：亞沙把他們捕來的鱸魚推薦給集體農莊的經濟主任做公共食堂的菜餚用。

亞沙跟娜斯嘉雙足沉沒在泥濘裏，動手把自己的珍貴的貨物搬到船上。

他們把小船裝載得那麼滿，弄得水都攪進船裏來了。

「站穩，開船了！」亞沙叫喊着。

娜斯嘉用雙手圍住那堆嫩弱的樹枝，然後帶着那種奮不顧身的樣兒把整個身子都伏在上面，彷彿她已經下了決心：要沉就一塊兒沉。亞沙用了一支斷槳小心而靈巧地把小船划過了湖。

他，臉色紅潤，有着一簇黃色的、鬆曲的頭髮從帽子底下露出來，隨時都樂意行動，此刻，對於那突然降臨的困難，他並沒有表現出絲毫不高興的樣子。他開始跟娜斯嘉一塊兒把樹苗從船上搬到離岸半公里遠的耕過的地帶上。同時，嘴裏甚至還重新吹了會兒寂寞的手風琴師。

等到全部搬完，天已經黑了。

「得把樹苗假植起來，亞憲柯，」娜斯嘉膽怯地說道，「要不然，它們到早晨就都枯死了。」

「要不要去叫組裏的人來？」亞沙簡捷地問道，把帽子從汗涔涔的額上往後腦勺子上一推，然後不慌不忙地跑上山丘，跑向那些遠遠出現的茅舍，在那兒，夜晚的燈火已經點起來了。

『嘿，庫茲馬·阿符傑伊奇這傢伙真該死！』娜斯嘉一邊刷去濕透了的皮靴上的污泥一邊恨恨的說。『要是他給了汽車，白天就運完了！現在可真叫人受罪……』

傳來了人聲。有幾個人跑下斜坡來，可是在濃暗的暮色中看不見他們。鏟子叮噠作聲，水桶鏗鏘鏘地響了起來。

『大家多麼齊心，又多麼快！』娜斯嘉高興起來了。

出現了娜傑日達·薩維施娜和費陀西雅·彼特羅芙娜——植林組的兩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以及幾個年青人。

鏟子開始碰在土地上，發出沙沙的響聲。姑娘們跑開去取水。在娜斯嘉的監督下，大夥兒把樹苗小心地放進一些並不深的溝壕裏，平鋪成薄薄的一層，爲的是不讓它們霉爛。大家又在根上撒了些土，澆了點兒水。

等到娜斯嘉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那麼晚，村子裏沒有一家的窗戶上有燈光了。娜斯嘉的屋裏也是漆黑的。大概母親等不及，已經睡了。

娜斯嘉在進院子以前，先在籬柵門旁站了一會兒。當一天快告終的時候，她總是覺得怪可惜的。她瞧了瞧自己的被泥土弄髒的雙手，整理了一下頭上的圍巾。疲倦消失了。手和腳都變得輕鬆起來。娜斯嘉舒展胸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渴望着向誰吐露出輕鬆、愉快而又重大的心思，可是對哪一個呢——她却不知道。

天空晴朗起來了。星星透過蒼白色的雲絮閃閃地發着光。一股初春的潮濕的寒氣從田野間湧來。在村子的遙遠的盡頭，有人在拉手風琴，隱隱約約地傳來重唱句的旋律。這是田野農作隊裏的年青人在那兒遊逛。可是娜斯嘉的那一組，天一亮就得起來種樹了。

娜斯嘉拉了拉繫在門門上的繩子，想打開籬柵門，正在這當兒，從街道的轉彎處出現了一個女人的小小的身形。

娜斯嘉認出是母親。

「我跑去找庫茲馬·阿符傑伊奇的，」母親喘着氣，帶着自覺有罪的口氣說道。「外面已經天黑

了，終不見你回來。我想你或許會從區裏打電話來的。你還答應吃中飯就回來哩……」

溫柔的、耽於幻想的情緒立刻消失了，娜斯嘉的神氣變得像保護者那樣的嚴厲，不知什麼緣故，她對母親經常是這樣子的。

「媽，您老是大驚小怪的。」

「怎麼能不着急呢？孤零零的一個人在草原上……又是姑娘家……」

母親在門框上面摸到了鑰匙，開了掛鎖。

「還沒有吃晚飯嗎？」當母親沒有脫掉羊皮襖，而去點燈的時候，娜斯嘉問道。「您真叫我發愁！要是我就擱在區裏呢，您就餓着肚子睡覺嗎？」

娜斯嘉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母親的臉面，母親跟她自己一樣，身材瘦小，有着跟娜斯嘉一樣尖尖的下巴和淡色的眉毛，只是她的眉毛很濃，像密林似地叢生着，這樣一來，就使她的臉面失去了女性的柔和之感，而顯得像是在生氣的樣子。

「您真叫我發愁！」娜斯嘉重複說道。

她迅速地脫掉棉襖，卸去頭巾，在洗臉架前面洗了臉，就動手在爐子旁邊鏘鏘地使起長柄鐵叉來。

「您坐着，我馬上就把飯弄好。」

她經常是處在一種活動的漩渦裏，此刻，她又被捲進這種漩渦裏去了。

「別傻了，累得什麼似的，還要幹……」

母親想奪去她手裏的長柄鐵叉。娜斯嘉笑了起來，避開了母親的手。

桌子上出現了一碗熱騰騰的菜湯，發出一股燒熟的肉的香味。

娜斯嘉像陀螺似的在房間裏轉來轉去，接着，在桌子上便一下子出現了：鹽瓶、麵包、芥菜碟和兩隻匙子。

她看到：母親順從地坐下來，一匙一匙地喝着她給盛好的菜湯，她心裏就歡喜。

『這就對了，』她滿意地說道，在母親身旁坐下來，也開始吃起飯來。『要是隨便什麼時候都能聽我的話，事情就好辦了。』

母親輕輕地揮了揮手，安詳的目光注視着遠方。

『但願少爭吵才好，我從來就不喜歡爭吵。』

吃過了晚飯，娜斯嘉就把白天所發生的事情簡略而扼要地講了一遍。母親傾聽着，竭力不發一言，免得事後再問，讓女兒覺得自己腦筋糊塗。

阿迦菲雅·達尼洛夫娜看重自己的小女兒，甚至或許還有點兒怕她，並且，不知怎的，覺得自己跟她在一塊兒就會像迎風站着似的精神抖擻起來。她感染了娜斯嘉生活裏的緊張情緒，覺得跟娜斯嘉在一起，自己也就不知不覺的變得年輕了，她知道她工作裏的詳情細節，用心地記住難懂的『術語』，這些術語是女兒在敘述植林組的工作情況的時候，隨隨便便對她說的。以後，阿迦菲雅·達尼洛夫娜就會把這些話語好像無意中插進跟鄰居們的談話裏。

嫁在遠地的大姊斯杰潘妮達可就完全另一個樣了。她跟娜斯嘉之間歲數相差十五年。阿迦菲

雅·達尼洛夫娜有三個孩子死去了，而在娜斯嘉生的那一年，她埋葬了她的丈夫。

斯杰潘妮達從年輕的時候起，就過着所謂主婦的生活：孩子、家務。可是佔據着娜斯嘉生活的却是：書本、訓練班、共青團。娜斯嘉把全身心都放在自己的工作，從來不知道安寧，主要的，是自己去找它。

阿迦菲雅·達尼洛夫娜跟女兒碰頭的時候大多是在晚上，僅僅在睡覺以前的那幾分鐘裏，可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想念着她。母親想：是在她年輕的時候，鄉裏的生活像現在女兒所過的那樣的話，那麼，她也會跟娜斯嘉一樣，——投入偉大的工作裏！可是逝去的歲月不能復返，要改變過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她生得那麼伶俐，像你們家的哪一個啊？」有一次，一位女鄰居說道。『米哈依洛倒是個安靜的，喜歡守在家裏的莊稼漢。』

『像我啊！』阿迦菲雅·達尼洛夫娜開玩笑似地把頭一揚，回答道，由於這個答覆的出乎意料的傲慢，她的臉不由得漲紅了。

……吃過晚飯後，母親不讓娜斯嘉收拾桌子，她自己作主：拿拾布把所有的東西蒙上，不再收拾了，免得耽誤睡覺的時間，隨後，又把娜斯嘉床上的枕頭捶鬆——那床是用白底、上面有着在實生活裏看不到的大藍花的印花布幔子隔開的——，接着就吩咐娜斯嘉躺下，然後吹滅了燈。

『媽，天一亮就叫醒我，』她在黑暗裏學着娜斯嘉的腔調嘟囔着。隨後，又添了一句：『每天儘是這些事，就沒有個完的。』

森林帶縣延達兩公里，可是在一天之內，就得把樹種好，否則，土壤就要風化了。

第二天早晨，娜斯嘉在集體農莊的辦公室裏弄到了馬匹。馬匹拖着掘畦器——一塊削平的、有着三個耙齒的長木板在翻耕過的地帶上行進着，在這些耙齒後面的土壤裏留下了犁溝。大夥兒又插上了一根根的標桿——這些些長竿子，頂端縛着稻草束，爲的是讓大家在二百至三百公尺開外的地方也可以看見它們。

「我們這兒誰的眼力最好！請檢查一下，讓所有的標桿排列成一條直線，」娜斯嘉命令道。「這樣一來，我們種的樹也會成一直線了。」

隨後，大家用了『柯列索夫之劍』——又重又長的鐵鍬——在那掘畦器留下的犁溝裏把要種樹苗的地方作上記號，同時用劍柄測量着行間的寬度。

彼得·伐西里葉維奇，機器拖拉機站的森林土壤改良家，在植樹進行得正緊張的當兒，及時地來了。從泥土裏，這兒那兒地突出着種好的樹苗。柔和的春風輕輕地搖拂着它們那有着飽滿的幼芽的細枝。

春天的、潮濕的泥土味氤氳上升。高高地，在深藍色的天空裏，奔馳着一團團緊密的白色雲塊。

不可見的老鷹在蒼空中兇猛地尖聲叫了起來。寒冷的、草原上的間隙風刮着，透過它，照射着灼熱的太陽光線。

森林土壤改良家看到組長，就喊了起來：

『你好，娜斯嘉！你們在幹什麼，種白樺和忍冬嗎？』

『我們不是跟您談到過的，彼得·伐西里葉維奇。』

『我知道，可是在樹苗圃裏，忍冬很缺。你們怎麼弄來的？』

娜斯嘉朝一個高大的姑娘狡猾地霎霎眼睛，這姑娘的兩頰和鼻子上滿佈着雀斑。

『我們神通廣大，彼得·伐西里葉維奇。無論怎麼難得的東西，我們總有辦法弄到手的，對嗎，濟娜？』

『可不！』姑娘答應着，羞怯地斜睨着森林土壤改良家。

『忍冬對於保護土壤有用處，』森林土壤改良家說道。『等到樹冠鬱閉，我們就把它砍掉。』

『這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彼得·伐西里葉維奇，』一個上了年紀的矮胖女人，肘臂靠在鏟子柄上，說道。『譬如說，你種蘿蔔，你準知道會有蘿蔔長出來，並且還知道什麼時候長成。可是這些樹條枝却好像從掃帚裏拔出來似的……幹這樣的工作要懷着很大的信心才行，彼得·伐西里葉維奇。』

『您啊，費陀西雅，才第一年種，就沒有了信心。可是我們已經種了多少樹苗了。這怎麼是樹條呢？』濟娜說道，挺直了整個高高的身子，委屈地努起了鮮紅的嘴唇。

『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懷着信心，費陀西雅·彼特羅芙娜，』森林土壤改良家說道，彎身向着種好

的樹苗，檢查樹苗埋植的情況。「噯，姑娘們，你們是怎樣把根頸埋進泥裏去的？應該埋進一二公分。把泥土壓得緊些，好讓它同根系相通。不要忘記在上面撒一層二公分厚薄的鬆土——這樣就可以多保持一點水分。對，不錯，好樣兒的！再過五年光景，跟你們在這個森林帶裏相見，」他興奮地對幹活的人們說，「那時候，蘋果樹上將長滿了鮮紅的蘋果，野橄欖也成熟了。它那果子的味兒真可口。同時，在樹木的保護下，會長出多麼好的小麥來啊！……」

● 護田林帶的主要樹種及伴生樹種的樹冠形成一片綠色的帳篷時稱為已達鬱閉。

四

娜斯嘉·西淑娃先認識彼得·伐西里葉維奇，通過他，才認識了草原上的森林，那時候，她還是個小學生。

是六月的開頭。小學生們散開在那還充滿着春日的新鮮味兒的、長得高高的野草中間。他們採着花朵，同時，沒有忘記折些艾和苦艾，以備冬日之用。

突然間，大家都注意到：有一個人站在長得高高的野草中間，於是，她們就筆直向他奔去。

這人沒戴帽子，年青，有着一堆蓬鬆的淡黃色頭髮和一雙那麼明亮的眼睛，使得娜斯嘉馬上把目光轉到這雙眼睛上，同時，心裏立刻就感到高興起來。

「幹麼拔了這麼多草？」他問道。

「冬天打掃屋子用的。」

「你們幫家裏做事嗎？」

「幫的！咱們在屋子週圍掘土豆子呢。」

「我們在這兒栽培了森林的幼苗，」那人接着說道。「你們常到森林裏去嗎？」

「去的！那兒有夜鶯唱歌兒。」